



玉露卷之九



以學為詩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搗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

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之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揚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馬而已此論得之

###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艸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廳講洪範皇極欽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  
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  
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  
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綿、  
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之顏色而勝之亦  
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  
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

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  
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必聞莊中雞犬聲令  
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  
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  
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  
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  
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

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況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

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眾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

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後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

宜無幾而代相陳希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一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

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  
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  
今議論之傑也

###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變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  
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  
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  
相促迫州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亾其  
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亾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  
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  
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

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階生靈之性命為富  
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功其君展轉滋蔓日  
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  
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  
相年々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  
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  
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  
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 東坡書畫

東坡謫僊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  
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  
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  
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  
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  
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  
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  
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  
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  
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  
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  
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  
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  
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 饒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饒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  
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饒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  
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饒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  
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 傅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傅浪沙中以鐵  
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



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  
起是號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  
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  
魄先飛齊田楚項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  
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  
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  
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

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  
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  
以姦為慳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  
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  
亾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  
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  
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元王述曰天屈西北爲元蓋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

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予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土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

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  
我師反攻之敵入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  
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  
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  
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  
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  
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  
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  
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

世以為佳然社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  
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繞有梅  
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  
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  
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  
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  
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  
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  
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  
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已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  
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

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多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

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檝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

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  
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  
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  
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  
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  
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  
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  
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  
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  
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  
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  
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  
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  
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  
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  
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  
高亦此意

###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  
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  
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以哉胡澹庵書遺從子  
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

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  
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  
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  
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  
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  
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  
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  
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  
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  
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  
主化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  
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喻大將軍者迄歸  
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  
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  
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  
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  
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  
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瑒漢初沛邑刀筆吏折  
腰如罄頭捨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應邵  
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

予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槍榆華  
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干  
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  
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  
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  
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  
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  
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  
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

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  
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予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  
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  
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  
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

鶴林玉露卷之十

養兵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秦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



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  
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令又  
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  
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夕雨鐫  
在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  
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  
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  
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動、囑四  
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婦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  
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  
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

吏等篇何以異當是特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  
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  
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  
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  
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  
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  
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  
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

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後明之言宜可信

###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富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師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官之歸二請移蹕關

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此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

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  
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  
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  
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  
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  
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  
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  
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  
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

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  
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  
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  
今在橫渠曰物、故能過化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  
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醺濕天既愛酒自  
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  
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  
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

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  
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  
去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  
筋王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  
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  
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  
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  
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  
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  
艸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頑瀆與近時劉子翬  
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  
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  
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  
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  
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  
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

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  
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  
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隱括  
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  
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  
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  
飛送客櫓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  
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

恨別馬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  
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  
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脊  
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  
王誅宰詬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已者飛廉惡來之所  
寄也褒姒者粟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  
所寄也文寵蠱君心而後險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  
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  
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

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蠶二者而蠶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蠶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蠶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

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

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艸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凋斲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鷓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

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扶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摘扶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誠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羨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

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  
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  
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  
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  
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  
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訪  
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  
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鈞軸家山千里雲  
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而  
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  
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  
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  
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  
歸田廬李大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  
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  
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鷙悍惠帝仁柔為宗  
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蘇老泉謂  
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



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醜亾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

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若蟹直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要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腩則烹而賣之罷鎮柵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饒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

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克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憤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

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文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

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喜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其讀書於嵩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上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鷲回顧免之頭今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嵩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

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

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

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

家所謂生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傳奕曰佛入中國娥兒幼夫模象莊老

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 猶捕兇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猶生。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猶為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猶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黷鼠欺狸奴雖小策動寄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詩

鶴林玉露卷十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

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蒞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負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

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老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間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鷄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音態他如露濕看



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  
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璠虞允文史彌  
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鬻局薄言歸沐  
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  
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  
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  
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  
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  
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  
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  
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諭曰  
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今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  
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  
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

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  
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  
傷多矣陸象山云徃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  
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  
游不諳民事經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  
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朝常得寢罷編摩之  
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  
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天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  
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  
若是則將生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  
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

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  
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  
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  
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  
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  
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  
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  
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  
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議其不用夏時商輅也  
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  
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請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設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諗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諗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之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

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上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挾天下者

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

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苟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鬣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

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吳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

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酒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

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  
女子壘感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  
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昭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  
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  
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  
年顯仁太后回鑿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  
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  
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  
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  
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婦富貴終身矣

### 鬻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  
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  
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  
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  
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  
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  
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  
飛去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  
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  
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  
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

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詔法  
要見舊時羹鹽風味甚長乂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  
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  
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  
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  
敢食肉定非庶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  
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  
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乂  
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  
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  
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

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 斷决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  
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决矣  
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  
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  
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  
愚可發一笑

### 針刺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其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時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宋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揚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揚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盡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

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  
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  
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  
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  
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  
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  
居年八十靈果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  
詩訪伯子其詩云寒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  
泓頴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干恨  
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行門聊伴茗奴來  
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

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莖月露天  
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々出巢來其風味  
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  
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士  
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  
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  
侶轅生對策時怨鶴蘄猿辭舊隱鞭鸞管鳳總新知早  
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  
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

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  
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  
喫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  
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  
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

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  
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  
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  
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  
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  
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  
夏音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  
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  
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秦大通前輩謂伐  
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  
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  
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  
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  
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  
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  
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

恚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  
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  
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  
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  
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  
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  
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  
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  
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表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剪表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又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言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大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其久一同客生題  
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  
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  
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此言語莫傷情一  
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  
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  
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  
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  
四三年相繼而生有竹馬遊戲以至船背鶴髮其相與  
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  
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

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  
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王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  
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  
事也

###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  
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  
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歷崔嵬劉卽可是疎文  
墨幾點燕支凝綠苔

###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  
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

大閱方出軍衆忽蒿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  
攬轡復行衆不敢謹直宗不預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  
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  
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  
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畫黑王見之  
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  
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  
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畫折爲薪樂  
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  
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  
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

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  
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  
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  
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  
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  
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  
百貨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  
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  
日五更探報寇且至 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  
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則至矣炳乃率吏輩携行蘿水  
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

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  
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  
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  
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  
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  
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  
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  
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  
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  
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  
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  
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  
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  
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

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  
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  
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  
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  
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  
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  
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翁興化人解試中興  
日月可異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頂  
史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  
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  
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戕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

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勝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言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

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槓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馮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頲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

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馬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為日星滂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頲濱深味禪悅故其論亦此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渚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  
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  
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  
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義  
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  
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義輩而  
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  
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

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  
相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  
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  
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  
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  
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  
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  
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  
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

紅緘緘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  
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  
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  
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河畔艸鬱、園中柳盈、樓  
上女皎、當窓牖娥、紅粉粧纖、出素手是也有七  
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離又屬夫、叛還邁喁  
、魚闖萍落、月經宿闇、樹墻垣巘、架庫廡參、  
削劔戟煥、銜瑩琇敷、花披萼闌、屋摧雷悠、舒  
而安兀、狂以徂超、出猶奔蠶、駭不慙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覓、冷、清、淒、慘、戚、起頭  
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韓璜廉按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  
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  
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  
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  
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  
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  
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  
畢陳伎樂大作韓踈踏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  
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  
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

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  
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  
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  
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  
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  
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  
善罷夫子曰振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  
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  
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

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  
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  
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  
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  
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  
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  
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  
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  
者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

笑曰可謂鷺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鷺鴨  
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  
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  
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  
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  
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婦對梨  
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  
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  
說蘇曰子卿齒雪啖羶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

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  
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  
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獄瀆意氣咸陽三月  
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  
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  
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  
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  
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  
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

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震宿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麗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

此忘歸之曲也曾有未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愛國恩雖遊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立陶牧之勝不若終爨吳華之亟平也真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戛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克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



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  
孫磊隗膏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  
聲亦平甫之意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  
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  
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  
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  
蓋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  
忽以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

為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威唐家三  
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傳為全昱此言亦  
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苟  
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父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  
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  
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  
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  
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  
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用韓忠獻甲乙丙丁集  
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  
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震忠肅翹材館錄之類幸為一  
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  
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  
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  
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  
非難卞和之識王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  
若識鑿未至徒以偏駁滯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  
王刑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

又曰古工手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林之所  
延夾袋之所載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  
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  
辦小人可以為大臣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  
鄉示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  
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莫  
髡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

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  
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魁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  
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譽將欲何爲群  
兇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  
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糞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  
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  
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  
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  
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  
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年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晚學

高適一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  
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七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  
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  
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  
誦之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真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

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  
已除御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  
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  
章攻仇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  
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  
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  
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  
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仇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  
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  
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  
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

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仇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  
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  
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  
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覺省劄直  
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  
始初雖爲仇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  
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  
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  
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  
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  
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州保安赦文云朕甯畏以

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  
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  
天下誦之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  
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  
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  
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  
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

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動德如韓魏公荆公州加官制  
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欲  
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  
言之體當然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  
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  
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  
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官所擇耳子思孟子

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老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之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凜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夫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

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 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  
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嗟於朋友云先君  
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  
歐陽景頴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  
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里森列此  
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  
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真者徃々竊持敬之名  
蓋不肖之實內雖在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  
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訕侮  
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  
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

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竊深  
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  
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  
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  
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  
見面益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  
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  
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  
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僞是說也  
羽翼吾道其功豈淺々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  
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  
酉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諷字  
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  
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  
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  
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  
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  
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

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佯而不答攝衣躍而登  
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  
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  
於鉏麀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  
來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凌風柱宛在水之東月色  
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飄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  
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清  
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  
巾自來去鳥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

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  
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然寤  
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  
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  
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入者其  
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  
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詩

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  
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  
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  
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  
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  
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宰廬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  
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  
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  
有石村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  
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  
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顯

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  
伎人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  
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  
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  
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  
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  
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

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  
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  
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夙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  
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答餘  
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系下數之曰始吾  
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  
矣餘卒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  
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烝龍變欲  
有所奮豈與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

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  
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  
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  
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  
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  
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  
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

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  
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  
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  
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  
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  
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  
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

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  
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  
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口管要尋利去人尋利其間  
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  
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  
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  
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

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  
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猓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  
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  
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  
于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  
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  
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

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  
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  
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  
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  
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  
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  
是諸寺工作昂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  
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  
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

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  
惟杭飢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  
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與無益之  
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中笑曰子過矣  
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  
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  
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  
欲禁之乎

###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  
根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

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入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璣此論得之矣

### 于寶

揚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龔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種瘞之曰也時節皆生公悟曰蔗切之夜蔗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坡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子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  
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  
所居曰薊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  
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  
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  
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  
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楊忠襄公少處  
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  
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  
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

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  
木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臬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  
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  
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  
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  
湘亭一杯酒便須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



非李悝取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  
山欽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欽恐穀賤  
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欽蓋狗彘食人食粒  
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欽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  
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時發  
於衰周耳真非取李所能也

###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  
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  
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

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益辨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  
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  
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  
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迂者及門思前  
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為質之文公曰待  
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拍按上物曰人與器  
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劔止能為劔不能為  
琴故其成毀又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  
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

鶴林玉露卷十三  
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  
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予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  
官至正郎

姦富

本富為上未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  
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  
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十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科詞人每挾文章  
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  
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  
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  
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  
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  
王言之體矣胡衛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  
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

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  
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  
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  
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詔表章為  
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  
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  
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揚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  
蕉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  
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  
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  
必先搥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勣  
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  
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  
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  
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末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  
固正尔狂妄矣幸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

勸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穢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孤雁獨鶴

杜陵詩云孤鶴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隣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々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以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躑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々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文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

公口中語後官千容南節推翁謬爲余言其所居與文  
公鄰嘗舉此詞間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  
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  
那知天路幽險倚仗互相酬請看東門黃大更聽華亭  
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鷓鴣子散髮弄扁舟鷓鴣子成  
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  
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  
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隱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爲  
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

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仇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  
決其後王師失利仇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  
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  
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  
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  
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  
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  
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  
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

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母決於道思則區區者猶  
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為也嘗自贊云  
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  
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  
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  
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州茅書言建儲事  
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即代矣朕第欲  
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  
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

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鞶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  
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洵或言  
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軍私聚矣朝士有潛遁者近侍富  
人競匿重器都人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  
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閣門蔡勝潛  
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  
尚書趙彥逾戒殿師郭杲救宿衛起居郎彭龜年告嘉  
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  
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間此御筆也嘉王可即  
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  
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

寶初猶斬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  
定仇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  
仇胄頗有功亦合分此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  
功弼語仇胄仇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  
交一談仇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  
調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  
竹夫人爲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  
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  
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  
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  
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  
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  
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徂伺隱隱上謁  
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  
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  
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  
奮距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  
善實狼若共兇以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

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堯、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獠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 舉劉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

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幙客杠子楚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燾



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  
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  
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  
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  
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  
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  
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  
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  
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  
辨其用頗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其以全為憂辛卯  
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  
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  
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  
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  
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  
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而今之拜者起  
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  
詞云射生宮女畫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  
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  
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  
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誅  
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  
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  
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  
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  
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  
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片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

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  
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  
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  
邊行袍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  
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賤唯小人得志深  
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  
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子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  
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  
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禹將受代有俸錢七千

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在了鬢霜華照管南  
入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  
門詩云石門得泊歸舟江水依別故侯擬把片香  
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  
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  
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  
長多忤持身轉覺孤賁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  
瀧史君誰誦子虛同婦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  
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  
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屨又有幕官詩  
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

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  
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艫之圖籍楊  
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  
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  
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  
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  
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  
羅浮便得休

###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賴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

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劔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干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柰和我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太息臺評劾之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瓊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訣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

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韞左氏傳楮師聲子韞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簞簋籩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

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戀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謹嘗謂好色者曰關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庚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皇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

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問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  
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  
不肯行百方未免其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  
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  
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者長壯丁亦不  
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  
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  
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  
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  
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況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  
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  
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  
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  
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巧盛山一出入  
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大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元畧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

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术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此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

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母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歎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至于今微管仲吾其左杜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膏中



有謙故特喜此諛詞以為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  
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  
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  
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  
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  
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  
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  
得尤詳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  
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

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  
蓋芥斤鷄毒母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笑語未必  
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  
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  
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  
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活數魚

杜棕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貴等迎鄆王立之是  
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

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棕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畧同皆至

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求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

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  
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  
曉更鷓鴣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  
見鳥情蓋祖此法

###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  
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  
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  
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  
亾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  
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而救亾者無不為至  
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  
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  
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今謂惟  
達故舍惟舍故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  
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  
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

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我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衛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爲真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始大夫子知周之

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

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凶之勢惟秦始皇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胛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晉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

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  
史公曰天下攘之皆為利往天下嗜之皆為利來音離  
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楮而頴川服尹翁歸  
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者則  
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謂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途  
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通  
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  
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  
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  
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面喜燕  
石賤周璞而藏鄭犀國之不亾者幸也

饑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  
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  
衣破龜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  
知飢寒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于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羨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儵然不為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之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愛扁舟浮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宵中本無軒冕是以風

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之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

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荊公不同耳當時答荊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崑岫倚雲端獨立亭之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蒼苔侵棄道周謨恩三品  
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  
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  
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溺冠以一校尉翊業今後主舉江南而  
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  
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 石牛洞詩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々而此出山  
靡々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

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經學典義之  
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  
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  
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  
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  
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  
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  
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  
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

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  
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楫  
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著人爲  
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  
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未  
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  
明可謂知道之士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  
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填章子厚二  
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  
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  
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發  
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  
與魁相侔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  
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  
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大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  
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  
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

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  
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  
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  
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侶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  
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  
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  
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  
有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  
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穎東坡雖遷

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  
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  
古雅自不可及

###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  
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  
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  
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  
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  
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此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  
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

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未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鎗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

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叱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劔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如此人人主何以辨之

僂羅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揚邠於是李業請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猾也歐史間書僂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

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太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奕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 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之一辭譏其困凋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瀘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剡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

怒暮作千詩轉道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聞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月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

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  
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  
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  
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  
明宮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  
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  
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  
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  
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  
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  
學能文瓌竒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

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  
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  
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州贈官制  
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  
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  
槩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賁日  
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脊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  
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  
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焉悲  
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  
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貪賈知取而不知子也夫以子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子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

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大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



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  
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  
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爲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  
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  
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  
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  
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  
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  
賢否一切屏棄此釣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爲相

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  
宰相去所用者皆云此唐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  
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  
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  
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  
之禍則失之矣

###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  
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

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  
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  
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  
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  
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  
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  
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  
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  
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  
十朋忠義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潘綬急呼  
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

報時論題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自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  
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  
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  
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  
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者不  
可復合際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  
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  
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  
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

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婦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

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然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執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

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俞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  
易競：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  
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  
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惠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  
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  
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間日詢猶恐或遺  
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  
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  
馭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  
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衛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  
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

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  
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  
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  
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 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  
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  
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柱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  
葉新弟字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  
撐柱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  
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柱如屋之有柱

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瘦不成起傍  
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  
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  
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  
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  
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  
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英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因傑

曰是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  
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北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  
亦勝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  
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  
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而  
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  
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  
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  
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叱令殺之

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顧恤必待人之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威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毫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  
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  
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  
心之向背其說切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  
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  
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  
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  
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押邪小人并甫

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  
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答誓不  
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  
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  
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  
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  
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  
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  
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



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  
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  
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  
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  
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  
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  
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  
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  
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  
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  
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

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  
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  
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  
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宵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  
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  
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  
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  
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  
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  
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  
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

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曉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必觀此則公之所取既可見矣公嘗舉伯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  
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  
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  
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  
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  
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

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後  
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因辱  
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  
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賀和戎表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  
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終



